

錢塘縣志卷之七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嶸纂

風俗

風自上而下俗被風而成觀毛詩所載列國之風貞淫奢儉皆上播之為風而下習之為俗也錢塘自吳越南宋來由雄富而趨繁華故古志稱其性輕揚俗奢靡樂淫祀非誣也顧君子尚禮庸庶敦龐亦自古而然今跡其大概閭閻雖信巫覡悅冶遊而猶知儉婦女雖喜覽景物炫服飾而平居執作尚勤非吳會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一

比也第婚喪大事多不循禮率侈張僭越長民者轉移而漸摩之風行草偃易耳志風俗

人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悅兵而敢

死

吳越春秋

士有陷堅之銳俗有貞概之風

左思吳都賦

川

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競轉其人君子禮讓庸庶敦龐

隋書

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迋難多

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蓋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唐杜

氏通典

吳俗多淫祠

狄仁傑傳奏毀三千七百餘所錢塘止留伍負祠

吳越

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不過聚結朋黨私販茶鹽時

遇官司徃徃鬪敵在於兩浙最爲劇賊然皆權時利合
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銛利兵器止偷商稅不
敢剽掠平人近年以來雖亦頗有強盜然比諸內地要
自稀疎今避差點者若竄匿無歸必致爲寇加以弓矢
刀鋸之類許其私置自今以後賊盜必多及私販茶鹽
之徒皆有利兵抗拒吏士益難擒討積微至著漸不可
久其不可二也司馬光論兩浙奏狀 錢塘習俗工巧邑屋華麗
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
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已歐陽修有美堂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二

記

吳中喜競渡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

遊

范仲淹傳

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

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

蘇軾上執政書

鑄山煮海犀象珠玉之賦甲於天下其民老死不見

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不絕

前人表忠觀碑

其俗工巧羞

質樸而尙靡麗且事佛爲最勤

秦觀雪齋記

前有江海浩

蕩無窮之勝浮商火舶徃來聚散乎其中

蔡襄清暑堂記

武

林山水清麗所產人才秀絕人區詩文自建炎後甲於

天下

吳自牧夢梁錄

按杭故神禹儉勤過化之地漢迄宋元

若子陵嚴先生而下風節文章德業代著史書不可誣也惟錢氏世家竊據南渡志徂偏安沃土而淫浸以奢麗其民從之有由然歟成化志 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棖題多用金箔塗畫歲糜不貲田汝成西湖志 吾鄉先達有于肅愍公之戮力王室不顧私家故其民多尙奇節而恥言勢利有胡端敏公之慷慨致身見形察影故其民長慮却顧而務挾幽微有王僉憲琦之清介絕俗甘於餓死故其民知潔廉而好義有項郎中麒之力却饋遺得正而斃故其民多檢勅而惡貪近世如江大叅玳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三

之世篤忠貞惠憲副隆之杜門掃軌張少叅之不昵貴幸翁太守之靜退自甘許右使應元之內行修謹高文端之正色立朝居鄉燕然江學憲圻之純孝清修增光乃父此數君子者偉節豐功醇德懿行皆足激厲人心敦厚風俗書之簡冊豈不足爲郡邑光乎 省城士夫多愛惜名檢不敢以貴勢凌人鄉人以爭競來質者多閉門謝之 吾鄉有荒親之族父母濱死諸不治而戒媒妁議婚姻旣歿不爲歛且禁家人舉哀夫父母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停喪忍痛講此吉禮愚民不足貴

奈何詩禮之家亦復如是 愚民有老年生子慮其後
無所托乃以庶子繼長兄爲子人倫淆亂滅理傷情於
斯爲極錄之以告有位者 往聞前輩多以學行相高
後生見前輩坐必旁行必隨會聚學宮毋敢輕戲笑其
風甚古嘉靖以後學使者多簡拔弱齒淪落老成不覺
前賢畏後生矣嗣此一登仕版恥於下人往拜鄉先達
端坐正席雖年長以倍者亦不肯肩隨之矣夫學校禮
義相先之地而長幼無序維持風化皆藉學士大夫而
挾貴行於同袍此非可令衆庶見也媿風俗崇厚道端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四

有俟於後賢

古者婦人迎送不踰域弔死送喪男子

事也吾邑婦人有所謂陪弔陪殯者雖服外之親轉相

連引數十爲羣衣飾靡麗輿從簇擁儼然與卿貳命婦

等所陪之家盛爲供具富者觀美貧者效尤此不知於

義何當也司風化者所當禁止焉 五十年前杭人有

積貲鉅萬而矮屋數椽終身布衣者今服舍僭侈擬於

王公婦人妖艷得爲后飾甚至賤金銀而爭侈珠玉每

遇凶會聚盈頭縞素識者知非吉祥

按此乃有明衰亡之兆

成

於盛時民有老死不識縣官者淳樸之風猶可想見今

學刀筆者工教唆開騙局者趨賭博好攘奪者習穿窬
是三等人被服綺紈多美丈夫而陰險猾賊甚於虎狼
蛇蝎憲臣嚴法治之閔不畏死可歎也 南北二山風
氣蟠結實城郭之護龍百萬居民墳墓之所在也往時
徽商無在此圖墓地者邇來冒籍佔產巧生盜心毀人
護沙斷人來脉致於涉訟羣起助金恃富凌人必勝斯
已是以山川被其破碎士大夫家損傷凌替蓋罪同殺
人而惡浮掘塚矣 鄉中富人以錢貸人而權子母雖
違例重息者時有然緩急獲濟民不甚病且鄉多富民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五

有司遇大徵輸咄嗟立辦後蒞事者以富民專利廣開
告訐富民多不自保至閉帑不敢應貸貧家一遇凶荒
坐以待斃又况無名之徵日多催科之限太急質當無
主敲扑甚嚴是貧富兩傷公私交困之道也

吳農祥云此弊一闕

而營債之網羅始羣起而趨之是猶充饑以
烏喙蘇渴以鴆酒也民之坐斃真無策矣

錢邑有

演唱諸家又男女瞽目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
以覓衣食謂之淘真亦汴京遺俗也 杭人好爲隱語

載夢華錄者甚多近於俚鄙
不具載 以上俱陳善府志

故紳陳善杭州府志舊令聶心湯錢塘縣志俱成於萬

曆中葉去今已百有餘年白

本朝受命百度維新風俗亦稍變矣或舊染頓除或舊風未改因革釐剔大綱具載各條畧舉近俗稍不同於前者載於後云 錢塘近西湖一帶 國初另圍築一城駐札滿州兵丁及將軍都統以下各官公署所以輯兵而安民法綦善矣獨是第宅廬舍一旦滄桑不無依戀之感初時戈戟林立刁斗森嚴小民惴惴焉不敢出入其中而遊湖者亦絕少邇來一統清晏

皇恩寬大建牙開府之帥皆有羊叔子杜征南之風迺人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六

營債厲禁俱弛加以

翠華臨幸西湖繁華之境不減宋時兵民熙皞遊讌無猜極昇平之樂事亦錢塘風俗中一大關目也第所異者昔之時惡其繁華奢侈猶是東坡良民得錢不免妄用之憂耳今則十室九空無昔時之積蓄而耽昔時之佚遊江河日下其何以自策久長乎 婚六禮中如問名

納采等隨俗行之猶不大悖於古獨親迎大典竟廢不行而娶婦日女家或父或母隨往婿家謂之送親怙恃不存則頰族之長老代行婿家留宴糜費不貲

古人庚帖多用

紅簡近用金銀製造備極華美多至數金貧者亦勉爲之
花輜結綵用各色巾悅作毬數百難以錦綉綵緞
流蘇之屬或用花鳥人物費至一二十金夕而迎婚則
日中先將空輜迎炫街市謂之浪輜甚屬無謂是夕
用優俳司樂庖人掌禮謂之歸房男女雜選履壺與觀
床第叫曉戲謔鄙褻不堪吉辰宴會及男女親屬拜
見上賀之禮奢靡百端貧富各相效以爲報施典衣質
產無所不至更有婦女赴宴必爲華飾簪錫珠翠及錦
襖綉裙多方借喪禮易而不戚年高者且古制全亡
貸往往生費呼爲喜喪

病殆議婚禁哀娶婦已見於前近更有親族歛分柩前
演戲鬧靈者孝子纓經營辦婦女帷簿聚觀漸而破涕
爲歡猶豪家富室間爲之也闐闐之民殮日爲酒食以

宴親隣多至三四十人曰接煞五六七修齋又舉宴其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七

親隣赴召者至有便衣不冠不詣靈不執孝子手歡呼
飲啖而去孝子則視具勸觴忘其哀痛云是報施決不
可廢送死之費耗於此中嗚呼悖禮傷道莫此爲盛安
得嚴懲而痛革之乎 祭非其鬼甚於祖先民間疾病
多不信醫而信巫禱神則延歌師樂工五六人召神設
供舉樂按歌同於演劇謂之燒看其酬愿者無疾亦然
盡日而罷街巷中一日多至數家簫鼓之聲不絕於耳
古稱淫祀不信然乎 邑中通衢市廛之室皆細民僦
賃以居者或數廛一主故其規制比屋無異卽遠市之

居除搢紳豪室外不論層房單舍木料俱細弱不堪江東之椽可以為椳屋式又高下不倫向背互異排比緊密鮮高墉厚垣以障隔之是以融祿肆虐多不可救耳

城內婦女雖喜出閨門華服飾不比江東而閭閻之

習尚勤率作每日絡繹褚紙即錫箔及箴紉履鞮之類日

可入錢餬口雖舊家亦多為之不安坐貪逸日月飲食

亦不過筍荀韭菘無京師饑懶之病是可取也 民間

於所居中室必設神座及祖先堂大家廳事則設於兩

翼其神座下必奉土地或畫像或塑像或專奉關帝歲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八

時朔望茗果香燭以供祭無不然者雖曰敬神孝先其

實慢瀆殊甚此種陋習不可不除也 宋時剞立瓦舍

招集伎樂謂其來時瓦舍去時瓦解易聚易散也凡十七處沿元明不廢

本朝三十年前猶有數處雖不比江南秦淮廣陵吳閶之

甚徃徃不絕

聖天子御宇化行俗美加以撫鎮大臣厲禁嚴逐今遂絕

響此足徵熙朝政教之流行亦民俗漸返醇樸之一證

也以上俱新輯

附時令杭之風俗多因時令而見故前人纂志者附時令於風俗有以也今既列風俗之不關時令者

於前而復著其合者於後云

正月元旦先日灑掃庭宇雞初鳴陳

花綵果糜祀神及先

影堂兼供茶飯

遍然香燭拜天地各神祖

先畢家堂序立以次拜家長

用糖豆米團祀竈謂之接

喜團男子出拜宗黨親友賀節設酒殺延客酒三行卽辭

出以春餅爲上供民俗朝暮啜粥唯元旦三日則飯

飯中雜以赤豆謂之隔年飯蕪栗炭於堂中謂之

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插芝麻梗於簷端謂之

之節節高插栢枝於柿餅承以大橘謂之百事大吉自

此少年遊冶徵逐嬉戲隨意所之不論晝夜謂之放魂

至十八日收燈然後四民子弟各執其業謂之收魂

趙抃詩戊午元日偶成馳驅光景急如輪復見元豐

錢塘縣誌歲始春七十一年欣入手三千奏牘欲歸身江

卷之七風俗九

濤有信人隨老烟草無涯日又新自元旦後士民皆攜

是乞骸時節好不應推托爲思尊

酒饌出郭展墓三日謂之小年白居易詩小歲日對酒吟

錢湖州所寄詩獨酌無多興閒吟有所思一杯新歲

酒兩句故人詩楊柳初黃日髭鬚半白時蹉跎春氣味

彼此兩立春前一日官府迎春老幼填集衢路謂之看

心知春所過處各設香燭楮幣并用五谷拋擲之以祈豐年

迎春後農民爭取春牛之土謂宜蠶桑婦女各以春

嬸春勝鏤金錯綵爲燕蝶之屬以相饋遺治七種菜

以供正月十五上元節出售各色華燈像生人物及花

草禽魚爭奇鬪巧張燈通衢設棚架綴綵懸額終夕鼓

吹士女駢集而豪家富室堂宇間皆懸水晶琉璃瓊

雲母料絲明角彩珠之屬綴以流蘇寶帶備極華美神

廟則有社火烟火鰲山臺閣戲劇星布珠懸皎如白日

猜燈賽花喧闐輟旦如是者五日夜十三至十七止 鄉村婦

女於元夜召厠姑以下一歲吉凶田蠶豐歉 是日道

家名天官賜福之辰民間多齋素誦經或禮拜至吳山

神廟 錢塘元宵之盛自唐已然 白居易詩歲熟人心樂朝

遊復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燈火家家趙抃詩上

觀燈 元夕觀燈把酒杯賓朋不倦醉中陪一輪丹桂元

當天滿千頃紅蓮匝地開燈火樓臺高復下笙歌巷陌去還來因民共作連宵

樂直待東方明始回 姜堯年詩燈已闌珊月氣寒舞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十

不盡婆娑意更 劉邦彥詩十六夜觀燈 次第看燈俗

向街心弄影看 未必今宵絕兔魄還如昨夜圓尙覺繁華誇樂土何瞿

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瞿

祐詩其七云香帶交垂八尺高紅燈影裏見絲 二月

初一日中和節 李泌奏停正月 獻生子以青囊盛五谷

戴蓬萊諺云蓬開先日 鬪草婦女偶為是 作煎餅和米粉為

之 白居易詩二月五日花下作 二月五日花如雪

關身事莫思量義和趁日沉西海鬼伯驅人十五日

為花朝節宋時有撲蝶之戲 十九日士女競遊上天

竺梵傳大上誕辰也南北遠至三吳為多自二月初旬

至立夏輿舫銜接率數十里不絕香車寶馬咽溪填

谷山亭野店居然成市士女傾城出遊園丁荷名
花出鷲聲如歌鳴高下可聽有賣花聲詞不載
立

春後第五戊日為社民祀土穀神劇金為社飲張演詩

桑柘影斜村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歸
白居易詩
立春後五日春態分婀娜
白日斜漸長碧雲低欲墮

殘冰拆玉片新萼排紅顆
遇物盡欣欣愛春非獨我
迎芳後園立就暖前簷坐
還有惆悵心欲別紅爐火
三

月三日上巳官民出遊西湖亦古人修禊之意是日男

女皆帶薺花
俗傳為北極佑聖真君誕辰觀中修崇醮
事士女競集炷香有為緣竿之戲者竿高

數十尺徒手直上據竿頂左右盤旋以腹貼竿投空擲
下捷若猿猴聚觀者神驚目眩而為此技者如蝶拍鴉

翻籩籩然
程秘西湖禊事記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戶
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

三人修禊事於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
裴白洛濱之遊為盛蓋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待價召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七

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辰

及暮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

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為十二韻當時人物

之盛游觀之樂至今存者皆由當時有以紀之今日之

遊羣賢畢至舉觴張圍之池艤棹蘇堤之柳謁先賢之

祠仰千載之風羽衣蹠躡抱琴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

美空山白雲之操已而連轡孤山之館引滿海棠之下

是日也曉烟空濛晝景澄豁觀物情之咸暢喜春意之

日新卻管斷絃一塵不侵越嶂吳山盡入清賞凡販夫
所粥畢售於公左右遊撓不令亦舞此京尹之仁都民
之和而太平之觀也於是樂甚獻酬交舉或哦坡仙之
什或論晚唐之詩頽然西景放舟中流是集也倘有以
紀之寧多遜蘭亭洛濱耶雖然吾儕亦豈燕安於是哉
他日輿圖盡版護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
承央也尙
范成大詩
次韻韓無咎上巳汎湖
休沐良
當續紀之
辰不待晴徑稱閑客此閑行春衫
數雨任教冷病服得山元自明抹黛濃嵐圍坐晚操
孔
藍新淥沒篙清棲鴉未到催歸去想被東風笑薄情

平仲上巳飲湖上詩

城南春已老湖上雨初晴草作忘憂綠風為解慍清楊花輕欲下菱

葉細方生酒影低雲木歌聲伴畫鶯賞心殘清明前三

日為寒食節人家咸插柳簷戶間小坊曲巷青青可愛

往時多取之湖堤昔人有詩云莫前一日婦女出遊謂

把青青都折盡明朝更有出城人

之踏青南北兩山展墓者多

酒樽食壘各覓山庄野店享餽遨遊士女雜迷蘇堤

一帶諸戲畢聚香茶美果都成小集必蘇軾詩

寒食抵暮乃還蓋無日不在春風歌舞中云城頭月

落尚啼烏鳥榜紅舫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

已颺雙鳧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鷓尾爐老病逢

春只宜睡獨求蔡襄詩

寒食西湖山前雨氣曉纔收僧榻寄須臾水際風光翠欲流盡日旌旗停

曲岸滿潭鉦鼓競飛舟浮來烟島疑相就引去山楊萬

禽好自由歸騎不令歌吹歇萬枝燈燭度花樓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七

里詩 寒食忽燃金絲蠟綺疏又驚寒食到來趙師秀

詩 孤山寒食二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

舒蝶翅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綿有句自題閑處壁

無錢難買貴時船最憐隱者白居易詩 清明日觀妓舞

高眠地日日春風是管絃聽客詩 看舞

顏如玉聽詩韻似金綺羅從許笑絃管不妨吟可蔡襄

惜春風老無嫌酒盞深辭花送寒食併在此時心

詩 清明日西湖千頃平湖綠一遭空城遊樂自奢豪

畫船爭勝飛江鷁翠巘都浮載海鯨芳草堤邊裙帶

短柔桑陌上髻鬟高樓前盡是日朝廷命城隍之神行

日聞歌笑不啻秋風卷怒濤

祀孤之禮於鬼神壇士民往迎於吳山 酬愿者各為神

齊花幡仗笙簫鼓吹綿亘數里自吳山迎至虎林門外

鬼神壇已事而歸中亦裝演故事其童男幼女之嬰鋼

疾者服罪人服用紙具作三廿八日禱祀東嶽 相傳青

木狀隨行街市以求解免帝生辰

士女答賽行香行宮凡七處而在吳山者最盛近日
走秦亭之法花山下建設齋儀士女因之競棹浮簾
作春總春三春佳日士女出郭謂之探春西湖畫舫
遊矣總春集笙歌簫鼓聲振遠近日夕始漸散去絳紗
籠燭輿馬爭城白居易詩錢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賈
而入率以為常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
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
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杭
州春望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
入伍負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
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春題
湖上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
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陸游
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詩西湖春遊靈隱前天竺後鬼削神剡作巖岫冷泉
亭中一樽酒一日可敵千年壽清明後上巳前千紅
百紫爭妖妍蓼蓼鼓聲鞠場邊鞦韆一蹴如登仙人
得意須年少白髮龍鐘空自笑君不見灞亭耐事故將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十三

軍醉尉怒訶如不聞臨安春望初霽世味年來薄
似沙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
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窓戲乳細分瞿宗吉詞望江
茶素衣莫起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
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

仲春之月謂之蠶月陋風曰蠶月條桑是已浴種始於

清明後穀雨前迄初夏繅絲而告成歷時頗久故附諸

三春之後云舊志無今增入古者農桑並重故王后三繅之禮

與天子之耕籍三推同誠以非此二者則民生無以足

衣食也茲邑養蠶雖少差於茗雪諸郡然鄉村之家較

城更密其時凡養蠶家揭榜於門云蠶月閑人免進印

居室間亦務潔淨其重如此

湧幢小品曰蠶之初收也以食覆之晝夜節其寒煖

不使有過過則受傷是為護種及其初生則以桃葉火炙其上候其蠕蠕而動然後以鶯翎拂之是為攤鳥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下四周剉桑葉如縷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編經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是為看火束粘極堅齊其兩頭平如砧板用以承刀切葉粘性軟不傷葉且無聲也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饑是為初眠自初之二自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是為出火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亦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則難難則分箔難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繁難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簇巧以葉蓋日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上覆葉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翻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親為落山矣每蠶忙時有小鳥連呼曰撮山看火蠶室用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古

火鳥言警之也山者用禾草為帚長尺有咫大可一握登蠶散布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凡蠶之性喜溫和惡寒濕太寒則悶而加火太熱則疎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桑葉宜乾忌濕少則用布挹之多則用箔晞之時其饑飽節其寒煖調其氣血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舉得其宜故所收率倍常數時謂得養蠶術焉

立夏之日各烹新茶配以朱櫻青梅時鮮之果間相饋

遺南宋遺俗謂之繡茶富室競侈雕鏤諸果飾以金箔盛以珍窠雪以茉莉薔薇香汁一啜費直一金各志非也俗亦名七家茶

四月八日為浴佛會士女競集坐銅佛其中沃以糖水或覆以家用小杓澆佛提唱偈頌求施

禁止屠宰蓄為令 五月五

日爲天中節門貼五色鏤紙堂設天師鍾馗像梁懸符

篆盆養葵榴花蒲艾葉丹碧可觀屑雄黃和酒祀神享

先喫酒庭戶陰親屬競以角黍綵繪相饋遺用菖蒲通

刻仙佛禽魚百虫猛獸之亦不廢市河龍舟出觀競渡

形作釵頭符勝備極工巧良山門至半山而還士女傾城出觀遠者駕舟設宴以

往河干蜂屯蟻集擁簇喧填龍舟多至數十飾以綵旗

錦繖映波耀日棹舟者皆裹五色巾著畫繡半臂裸手

足運動如飛雖沒水不畏呼耶之聲助以金鼓觀者震

魂蕩魄而李式玉詩如雲士女出城遊滿插菖蒲戴石

龍舟江聲猶帶孤臣怒楚些難消放客吳任臣詩對對

愁却憶興亡千古事吳宮花草渚宮秋旌旗隊隊逐蘭

疾似雷放生池上錦帆回習泗徐鉉詩旌旗隊隊逐蘭

勇士衣金紫盡是西湖競渡來繞江上何人續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圭

楚騷莫向錢塘觀競十三日祀漢漢壽亭侯漢壽亭名

渡靈均不學子胥濤亭侯侯爵

之小家祝戶禱廟宇以數百計演戲不絕祀神之盛於

斯爲最蜻蛉雜志萬曆以前天下皆祀朱虛侯劉章武

按是日爲公受命之林香火猶盛十八年後漸移於侯而朱虛歌絕

辰傳爲獄降期訛矣十七日祀城隍神神爲周公新

使以剛直死周公生時人夏至村鄉多設奠祀祖先重

至也城六月六日爲消暑日宋真宗因天書降多曬書

畫裘褐衣服或牽獃犬浴之水中是日爲始多施茶以

二十四日祀竈

取古人五祀總夏暑遊散髮披襟擇柳

荷之飲或月上白居易詩仲夏齋

斷腥羶自覺心骨爽行起身翩翩始知絕粒人四體
輕便初能脫病患久必成神仙禦寇冷風赤松游
紫烟常疑此說謬今乃知其然我年過半百氣衰神不
全已垂兩鬢絲難補三丹田但減輩血味稍結清淨緣
說巾且修養趙抃詩陪趙少卿程給事夏遊西湖絲
聊以終天年趙抃詩管喧喧擁畫船澄灑上下照紅蓮
一樽各盡十分酒四老共成三百年北闕音書休憶念
西湖風物且流連杭民夾道焚香看白髮朱顏長壽仙
蘇軾詩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僧惠勤同泛湖遊北山
拍簷駕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
纖縹緲朱樓人斜陽半疎簾臨風一揮手長焉起遐瞻
世人驚朝市獨向溪山素李式玉詩十里荷花映水香
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殲田田蓮葉隱鴛鴦
輕雲不散臺池暑微雨初收枕簟涼白日圍棋高樹下
畫橋纖艇綠陰傍采菱人向西陵暮子夜歌聲聽正長
瞿宗吉詞望江南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莫
垂柳岸紅粧女泛採蓮舟驚起水中鷗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六

仲與詞曲院風荷五月涼風來曲院綠水芙蓉紅白
都開遍風遞花香清不斷採蓮舟過歌聲緩

醉折碧筒供笑翫翠蓋紅綉高下翻零七月七夕婦女
亂向晚新涼生羽扇六銖衣薄停綉扇

多設瓜果爲乞巧對月穿針乞巧貯蜘蛛於盒毛先
內觀結網疎密爲乞巧多寡

舒詩今夕是何夕碧雲滄海端月華如夢醒秋色到烟
寒帝女量河水宮人裂扇統愁心滿空碧只倚玉

蘭十五日爲中元節又名地官赦罪之朝廷祀孤如清
辰皆道家之言也

明禮民間咸薦奠祖先僧家建盂蘭大會延僧衆施食
男女詣寺耐薦度亡盛燒紙定

以資冥福放燈西湖及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以月餅
塔上河中謂之照冥

相饋遺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攜樽榼至湖舫玩月蘇堤
之上連袂踏歌無異白日笙歌縹緲蘭麝氤氳宜達旦

而猶不返也徐鉉詩

玉宇沉沉濕髮華底須油壁啟窓紗青楓做冷難成醉紅杜驚秋易

作花枚叟觀濤驅小疾梁鴻東帶感生

錢士璋詩

冷浸

草芊芊把盞悲歌未竟歡玉嵬光搖金粟燄銀河影瀉

露珠圓九秋半屬愁中度午夜全憑醉裏眠轉憶去年

當此夕風風

吳農祥詩已見前宵逼五更况當青嶂倍

雨雨反陶然中玉宇清海上鼓笳遊子淚天涯刀尺故

關情白頭怯對年華逝同數堦除蟋蟀聲

潮節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於廣陵之曲江

吳越

為禹貢之揚州枚乘時揚州已有廣陵之名蓋此廣陵

仍指禹貢之揚州非指今之揚州也因廣陵而疑曲江

非浙江誤矣浙之為言折也義同於曲猶云觀濤於揚

州之浙江耳武林遺事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

既望以至十八日為最盛西湖志餘宋時以是日校

閱水軍故傾城往觀至今猶以十八日為名非謂江湖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七

特大於是日也郡守以牲醴致祭潮神而郡人士女雲

集幕次鱗比羅綺塞塗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

上海門則泗兒數十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波騰躍百

變以誇技能豪民富客爭賞金幣其時優伶百戲擊球

關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草木子宋末海潮不波而

宋亡元末又然蓋杭州是開潮不開是其變張右民

云相傳潮大則年豐亦有蔡襄戒弄潮文斗牛之分吳

儼錢塘觀潮記

錢塘江湖天下為獨大然至八月既

望觀者特盛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月立

幟通衢書其名字以自表市井之人相與哀金帛張飲

共至觀潮日會江上眺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

至海門與山爭勢其聲震地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寧張蓋吹笛鳴鉦若無所挾持徒手而羣附者以次成列潮蓋近聲益振前駢如山絕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潮之人方且賈勇爭進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之上下者潮退策勲一躍而登衆人之上者率常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羨之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者雅善士一旦移於習俗之所寵心顧樂之然畏其徒議已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沉溺也隱其身於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於平波之間則急引而退亦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沉溺不測之患其鄉人號爲最善弄潮者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大而不可犯者顧今嗜利之徒娛美以微利獨不汚我潮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絕之前以美潮致厚利者頗溺死

錢思復詩

八月十八日觀潮白馬濤頭駕素車至今猶自詫靈胥千年元氣淋漓後八月長風震蕩初顧兔盈虛端不爽神龍變化竟何如須臾落日江明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六

練東浙滔

高孟升詩

秋滿吳天八月中潮頭萬狀駕西風雲驅蛟蜃雷霆鬪水擊鯤鵬渤

海空自古江山

諺壯觀至今

父老說英

蘇軾詞

瑞鷓鴣

雄諸溪近海徒

相應氣勢那能

與此同

蘇軾詞

碧山

影裏小紅旗儂

是江南踏浪兒

拍手欲嘲山簡

醉齊聲

爭唱浪婆詞

西典渡口帆初

落漁浦山頭日

未歇儂

欲送潮歌底曲

尊

國朝王之麟詩

吳人競觀濤駭浪誇海立弄潮戒淪

前還唱使君詩

胥此風近已載

不知潮齧岸冲潰

憂城邑築塘糜金錢

民力恐不給爲

語鴟夸神休使

狂瀾急

十八日者載

時令餘俱入

山川西湖

是月里民釀金

作會與春社同九月九日

重陽節爲登高宴

飲美酒戴菊花富貴家多

家祀祖先

川蒸栗

親友各相饋遺

多用

蘇軾詩

九日舟中望見有

以詩戲之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

笙歌正擁紫髯翁

西閣珠簾捲暮

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

暉水沉烟斷佩聲微遙知通
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
毛智詩登高 身上層巒

望中收共拚酩酊酬佳節還以登臨當遠遊黃菊香飄
僧舍晚丹楓色映野亭秋倦來欲唱西風裏處處昏鴉

噪戍 陸圻詩黃花送酒又經年會賦黃花入管絃檀板
鳳笙紅袖裏銀燈鴛帳畫樓邊人如雨後

嬌三楚月帶橋明出二天我自
梁允植詩野潤霜清木

長途憐歷後登高愁復見平川
漫落江濱羈愁共度懸囊日抱病偏當戲馬辰皂帽無

緣供遠嘯白衣何處覓芳隣座中莫插茱萸遍插遍茱

黃少 蔡襄詩重陽日有美堂南望 越邑吳對繡錯分
至人 華堂繁吹半空聞山峯高下抽青笋江水

東西卧白雲菊蕊芬芳初應節松林照耀欲
迎曠州人不見歸時醉未擬風流待使君 霜降之日

帥府詣演武場祭旗纛盛列軍容設陣伍作擊刺狀以
厲兵威砲聲雷震民多往觀振旅而入金鼓導引繞堦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九

迎賽謂之揚兵所過婦女看迎旗纛擁如堵墻 總秋

秋月男女出遊於湖始而看荷繼而看桂兩花時
為最盛云昔人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 白居易

易詩病中逢秋招客夜酌 不見詩酒客卧床半月餘
合和新藥草尋檢舊方書晚霽烟景度早涼窻戶

虛雪生衰戶久秋入病心初卧簾籬竹冷風襟玳葛疎
夜來身較健小飲復何如 新秋病起 一葉落梧桐

年光半又空秋多上堦日涼足入懷風病瘦形如鶴愁
焦鬢似蓬損心詩思裏伐性酒狂中華蓋何曾惜金丹

不致功猶須自慚愧得作白頭翁 秋日湖西晚歸舟
中卽事 水痕秋落蟹螯肥閑過黃公酒舍歸魚覺船

行沉草岸犬聞人語出柴扉蒼山半帶寒雲重丹葉
疎分夕照微却憶清溪舊太傅當時未解惜蓑衣 蔡

襄詩抄秋湖上 舊暑侵涼已分銷蕭疎丹樹見斜橋
千千露竹全蕭灑一一風蟬共寂寥

客燕芡絲分水避歸橈月魂未
莫仲璵詞平湖秋月

上東城角誰向東城與下招
璧月沉輝湖

淥靚一色琉璃倒湛山河影貝闕鱗宮明愈瑩人間無

此清涼鏡笑擷芙蓉乘解艦醉掬文漪搖動金千頃

欲喚坡仙同賦咏宋葉夢得詩九月夜遊西湖山僧

桂花露濕衣襟冷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孫太初詩秋夜遊湖二首

語十年肝膈湛清輝望晴烟破暝幽湖天

艷艷月初浮旋移斗酒呼隣父小有盤蔬上釣舟笛咽

水龍中夜冷杯搖河影萬山秋人間回首悲何事欲覽

清光最上頭十里兼葭雨盡收西湖一望月光浮野

袍白幘同幽事菰米蓮房作好秋波靜龜龍聽醉語夜

涼河漢帶漁舟高情盡在瞿宗吉詞望江南西湖景

形骸外不用逢人說勝遊秋日更宜觀桂子

岡巒金粟富芙蓉洲渚十月朔日謂之十月朝出郭展

彩雲閉爽氣滿前山墓與寒食同絕多先設奠於家復出拜墓自晦至朔不是

日復行祀孤禮一歲凡三見清明七月儒學行鄉飲酒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二十

禮有司先期啟請國老庶老俗呼大賓介賓立冬日采

野菊煎湯澡浴謂之掃疥冬至名長至節亦名亞歲民間各

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吳中最盛有肥以牲果饗先祀

神婦女獻履襪於尊長亦古人履趙抃詩冬至日即事

大有年最興佳氣滿平川魯壹紀瑞光諸史漢殿稱觴

慶九天鑿輅肅還禋禮畢雞竿高揭赦書傳勾萌竟達

人知否占得羣陽一日先冬至後三戌為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臘

臘八粥近多僧道餽遺謂是月街市施薑湯盡臘二十

四日謂之交年宋禁中呼為小節夜祀竈丐者塗煤粉於

劍叫跳於肆索人財物亦古者儼以逐疫之意具歲盤饋遺親戚換門神桃符

春帖自此改歲之物各經營預辦而爆竹金鼓之聲晝

夜不絕矣晦日先期具牲醴果糜報祀各神及祖先懸

像致奠及除夜再祀竈燃香燭焚楮幣送舊神畢架松

柴門外高與簷齊焚之或焚於堂中爐內謂之糝盆已而張

燈熾炭聚家人合坐宴飲以分歲古有達曙之飲謂之守歲今夜分而止

各家以赤豆作飯留至元旦和新炊食之謂之隔年飯

然燈床下謂之照虛耗或於深夜用茶酒果餅祀床

神以祈兒女安寢禱於竈神抱鏡白居易詩晚歲壯歲

出聽識語占來歲吉凶謂之響卜白居易詩壯歲

已去浮榮何足論身為百口長官是一州尊不覺白雙

鬢徒言朱兩轡病難施郡政老未答君恩歲暮別兄弟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三

年衰無子孫惹愁請世網治苦賴空門擊帶知趙抃詩

腰瘦看燈却眼昏不緣衣食繫尋合返丘園

歲暮二首歲月如流不用嗟盛衰前定豈曾差自憐

覽鏡頭渾雪猶喜觀書目未花竺嶺兩曾逢落桂龍山

三見擷新茶春元便欲休官去誰顧杭州十萬家宦

途衰老敢辭勤只計斯民不計身眷戀青山垂素約遲

留白首未歸人舉頭舊治無三舍屈指明朝總冬冬日嚴寒

又一春珍重東州年契厚趁朝雙鯉得書頻

游湖者較三時差少然湖上雪景最佳附人騷七往往

多為貴雪之遊初霽最宜天竺絕頂南北兩峯俯瞰城

闌遠眺海島大地山河銀鏤未結次則放舟湖中玉樹

琪花燦然炫目凌雲翰雪湖八詠頗盡其致鷺嶺雪峯

云兩峯高並疑堆玉一道中分類剖瓜冷泉雲澗云爐

頭又釀誰家酒屐齒應嫌此處蹤巢居雪閣云裏外湖

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凭欄其他南屏雪

鏡斷橋雪棹蘇堤雪柳孤山雪梅不盡載白居易詩樓

望雪連天際海自皚皚好上高樓望一廻何處更能

分道路此時兼不認池臺萬重雲樹山頭翠百尺花樓

江畔閒素壁聯題分韻句紅爐巡飲暖寒杯水鋪湖承
銀爲面風捲汀沙玉作堆絳惹舞人春艷曳勾留醉客
夜徘徊偷將虛白堂前鶴失却樟亭驛後
梅堯臣詩後雪

西湖宴集 潭心不凍處雁驚自相依積雪正無際因
風忽起飛初驚如避弋復下信忘機偶得從公飲聊書

此景 林逋詩 西湖舟中值雪 浩蕩彌空濶霏霏接水
歸 瀆舟移忽自却山近未全分凍軫閒清泛

溫鑪擁薄薰悠然詠 莫璠詞 斷橋殘雪 快雪時晴寒
招隱何許款離羣 尚注玉屑銀沙紛滿湖南

路一道垂虹如約素裙腰草色非前度 斷玦遺環愁
日暮想像凌波羅襪應難步欲探梅花無處所山童指

點逋 瞿宗吉詞 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臺評酒
仙墓 價觀梅園圃定春期共醉太平時

郡志陳善曰昔子貢觀蜡以爲狂而夫子曉之以百日
之勞一日之澤則知宴飲遨遊之事先王因民俗而不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三

爲禁者所以閔勞人而予之休養澤至厚也雖然亦豈
可俾之溺哉無已太康職思其居當爲杭民進一箴也
昔李公及范公仲淹俱爲杭良守乃范公則不禁西湖
遊賞以通救荒之策而李公則惡俗輕靡絕宴會以矯
之叅伍以觀可以得治術矣

論曰自江以南道蘇吳以至於杭故越西都尉治而富
庶繁劇則始於錢氏開國其風俗之盛莫過於錢塘而
風俗之敝亦莫甚於錢塘其故何也以古今一大都會
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文武官吏臺府之分治經綽

豪富居室之巨麗商賈士民列肆之鱗次城內外殆百萬餘家可謂盛已然錢塘六朝以前未之顯聞自唐宋諸賢以名士之咏歌發山川之佳秀乃大著於天下而奢侈之敝實南宋開之可不戒歟自當時之君臣溺於晏安而盤遊無度故其人至今多佚遊自當時之權貴園林臺榭所在紛錯而雕闌曲檻故其人至今好華屋自當時之宮闈宴賞龍舟御艦多珠簾錦幕故其人至今好靡麗至於歌妓舞鬟吹彈舞拍幻人藝士百戲玩弄故至今婦女工織細優伶多奇技若夫佳晨令節月

錢塘縣誌

卷之七

風俗

三

夕燈宵花朝香市登高競渡則傾城縱觀舟車雜沓卽百物爲之增價而凡締姻賽社會親送殯經會獻神又爭奇鬪異眩耀耳目糜金錢無有紀極故至今市塵多淫巧嗚呼斯豈一朝一夕之故歟而今人民日已凋敝力有所不支徃徃內虛而外飾者十將五六也移風易俗誰非吏於斯土者之責而亦藉吾邑之卿大夫上之

存

家之體要爲後輩典型下之正已率物足以爲紀綱風俗教化之主其或庶幾其可乎